

## 时间的风景

◎耿艳菊

手机相册里的照片删删减减，有一张照片却一直不舍得删去，每次打开看，内心里总会漾起一种暖暖的感动。照片说起来很平常，也许我们每天都会遇到那样的情景。那是一对银发老人的背影，他们在阳光里缓缓散步。

照片是一位摄影的朋友拍的。那是个美好的上午，阳光澄澈明媚，我们一起坐在图书馆外面的银杏树下闲聊。银杏树的叶子如一把把小扇子，泛着金黄的质感，时而飘落一两片，空中舞蹈一番后悄然安卧在地面的位置。阳光蹦蹦跳跳，那些落下的金黄小扇子安稳端然，并没有因为苍老的坠落而让人感到惋惜。

然后，一对银发的老人缓缓走进了这样的光景中。他们肩靠着肩，挨得很近，却不像年轻的情侣那样紧紧拉着手。他们不再光滑，不再饱满的手，背擦着背，像两片落在一起的银杏叶那样，自然而又恬淡。他们的脸被岁月印满了痕迹，那一道道皱纹里却镶嵌着祥和和慈悲。

朋友忙举起相机，把那美好素常的情景定格在了那个美好阳光的上午。照片里是他们的背影，银发光亮，微弯的脊背上的一缕阳光，脚下的金黄银杏叶，那么安静，那么素然相和。他们没有说话，也没有看着对方，可是那情那景那背影那光亮却令人觉得他们亲密无间，心意相通。

因为喜欢和心底涌起的暖意，我向朋友要了这张照片，保存到了手机上。生活中烦闷之时，总是会想起它，然后拿出来看，抑郁之情便会渐渐消解。

想他们年轻之时，也定会在日常的生活里像世间夫妇一样矛盾，争吵，磕磕绊绊，又相扶相携，从青丝如缎到白头如雪。世事艰难险阻，他们迎着光阴的河沿，不离不弃，走成了时间里最美最暖人心的风景。

邻家有亲姐妹，生来却不互亲和睦。小时候，胡同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，这两姐妹是要分帮立派的。即使在家里，也如同一座山上的两只小老虎，斗来打去，互不相容。少时去她们家玩，常见这姐妹因一点小事而打得不可开交。

后来离开那里，一别十多年未见她们。前年竟然在一家商场意外地遇到了这两姐妹，她们手挽着手，笑咪咪的，亲厚得很。说起昔日旧事，我们禁不住都笑了。如今看着她们姐妹情深的样子，如同一幅暖

心悦目的风景，直让人感叹时间的力量，是时间让她们的心灵成长，懂得世间有一种爱叫亲情。

故乡老家的大奶奶儿媳多，却独不喜她的二媳妇，常常数落媳妇的不是。二媳妇耿直，也不喜欢这个主意多又强势的婆婆。两人吵嘴斗气是经常的事。

时移事迁，大奶奶在光阴里渐渐老去，不比往日康健了，可那些讨喜的儿子媳妇们都像小鸟儿一样，扑闪着翅膀远走高飞他乡觅生，只有二媳妇留在故乡安守本分。大奶奶守着空空的院落，腿脚也不灵便了。二媳妇竟不计前嫌，担起了照顾大奶奶的重任。

二媳妇勤快，细心又良善，给大奶奶洗衣服，做饭，样样都合大奶奶的心意。她又怕大奶奶一个人孤独，闲时就拉着大奶奶四处去听戏，俨然女儿一般孝顺贴心。那些在外的儿子媳妇曾回来要把大奶奶接走，大奶奶却不愿去，她习惯并依恋二媳妇对她的照顾。时光催人老，时光也让人心变得柔软。二媳妇面对年老的婆婆，把多年的恩恩怨怨置外，像女儿一般尽孝。

时间能化解一切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时间之下，尽是温暖的风景。

乌木珍贵，赛过玉石金银。古人云：“家有乌木半方，胜过财宝一箱”。乌木的形成，那是属于时间。百年树木，而乌木则需千年万年而成。由地震、洪水、泥石流将地上植物生物等全部埋入古河床等低洼处，埋入淤泥中的部分树木，在缺氧、高压状态下，细菌等微生物的作用下，经长达数千万年碳化过程才形成乌木。乌木兼备木的古雅和石的神韵，被誉为“东方神木”。

这“东方神木”是时间的风景，成千上万年的碳化才成乌木。

看过一本名为《字字锦》的书，序文里说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是另一种乌木。深以为然。经典是经过历史选择出来的“最有价值的书”，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。书籍之所以能成为经典，和乌木一样，因为时间，经得住时间的淘洗磨打。所以弥足珍贵，所以字字成锦。而经典亦是时间之河里一朵最寂静的风景。

时间是条河，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时间是日升日落，天明天黑，循环往复。时间是爱情，是亲情，是世间一切情缘。时间是乌木，是经典，是天地间最好的风景。

## 又见茶马古道

1872年3月，“丝绸之路”的命名者、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来到雅安。

他看到茶叶是这条贸易通道上最重要的货物，大量茶叶运送至康定。茶马古道沿线格外热闹，总能看到整队运送茶叶的背夫。李希霍芬记录了每包茶叶的重量、每个人背负的总量等数据。

他在考察日记中写道：

“几乎令人难以置信，如果考虑到山路之陡峭，或许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背着那么重的东西翻山越岭，而且背货的所得又少得可怜。”

雅安，作为四川茶马古道上最为特殊和重要的地方，不仅是中国重要的边茶产地，也是茶马古道上最大的茶叶原产地。

正是有了雅安源源不断的边茶供给，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八成以上来自四川，其中主要为雅州（雅安）所产边茶。这条路是横断山脉里最艰苦的茶马古道，主要由人力运输，由此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种——背夫。

# 茶路上的“小路茶”

◎高富华

孙明经的疑惑：为何要用人力背运？

从雅安（雅州）到康定（打箭炉）的茶叶，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。多的足足要背上两三百斤。青壮年、妇女和小孩都会加入背茶的行列，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带着婴儿一同上路。

从雅安到康定的古道主要有两条，人们将它称为“大路”和“小路”。

“大路”是从雅安出发，向西南经今雨城区飞龙关到荣经新添镇，然后过六合、花滩、箐口（今安靖）、凤仪，翻越大相岭到清溪（今属汉源），向西再经宜东，翻越飞越岭至泸定县化林坪，在兴隆沈村渡过大渡河后，再经磨西翻越雅家埂到达康定。清朝康熙年间，泸定桥建成后，过泸定桥再沿大渡河而上，经瓦斯沟到达康定。

这条路，从雅安至清溪段，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交集重叠，也是朝廷向涉藏地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，沿途驿站客栈较多，商旅行人、马帮过往频繁。

明洪武年间，又开通了一条从天全碛门经泸定县岚安的茶马贸易通道，历史上俗称为“小路”。“小路”从雅安出发，过青衣江逆流而上，经飞仙关到始阳、天全、两路口、长河坝，翻越马鞍山，过岚安，在泸定与“大路”汇合后进入康定。“小路”的路如其名，是一条只能过行人的山间崎岖小道。沿此道运往康定的茶因而被称为“小路茶”。

1939年8月初，著名人文摄影师孙明经从雅安出发，历时160余天，行程上万里，完成了一次用影像和照片考察茶马古道的“西康资源调查”。

在孙明经记录的历史画面中，背夫背上的货物有大米、木炭、矿石，但最多的还是茶叶。

为什么偏偏是茶叶，驱动了无数背夫经年累月地负重远行？

对生活在寒冷高原上的藏民族来说：“宁可三日无粮，不可一日无茶。”茶，无疑是藏族同胞生活里极其重要的部分。高原缺少蔬菜水果，以肉食为主的藏民必须通过天天饮用大量碱性极高的酥油茶，来平衡体内的酸碱度。

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，边茶从雅安启运，人力背运至康定要用十七八天的时间。为何要用人力背运？因为“从雅安到打箭炉的路很不好走，一匹马最多驮12条茶，还没有一个成年男子背得多。这条路上，一个男背夫最少可以背12条茶，多的可以背20条，女背夫少的可以背7条，多的可以背10条。用马驮茶，还要马夫照看马匹，开支更多”。

一条茶包重16市斤，20条茶包重达320市斤。古道上驮马不胜其重，背夫们却可为之。雅安边茶背运到康定后，又被称

为“大茶”“藏茶”。

飞仙关：古今变迁的交通文化地标

从雅安市区沿青衣江西15公里，是芦山县的飞仙关镇。这一弹丸之地，却是一个“鸡鸣三县”（雨城区、芦山县和天全县）的地方。

飞仙关，川藏茶马古道上的第一个关隘，也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川藏茶马古道上进入康藏的“第一咽喉”。飞仙关分为上关、下关，是茶马古道“小路”的必经之路。

在飞仙关上关的老君溪桥头竖着一石碑，修建于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，碑首有“老君溪”三个大字，下面是“指路碑”碑文：

“右走芦山四十里，灵关一百里；左走始阳二十里，天全四十五里。”

1950年11月，为保证进藏运输畅通，西南军政委员会抢修康藏公路，修建了飞仙关钢索吊桥，代替了民国年间修建的车马渡船渡口。随着公路建设的不断升级，清人王曰曾笔下“鸟道盘山势，鱼肠荡石淙”的艰难崎岖，早已不复存在。

飞仙关不仅是川藏茶马古道“第一关”的地理坐标，也是中国陆路交通天然“博物馆”的重要文化地标。G318线从这里穿峡而过，飞仙关天险有了公路，原来顺山脚或越豆腐石面行的茶马古道自然成了“废道”。

好在“废道”并没有完全废掉，古道、石板街、关梁、古城墙、城门洞、老民居依然，古道风貌犹存。

古老的茶马古道和南方丝绸之路在这里交会，古栈道、古渡口、古关隘、古津梁在这里星罗棋布，还有民国时期修建的康藏公路，更有新中国成立之初修建的G318线、飞仙关钢索吊桥，以及2013年“4·20”芦山强烈地震后修建的G351线，G4218雅叶高速公路也在这里穿山（隧道）而过。

站在飞仙关南北场镇之间的狮子山观景平台上俯瞰，纵横交错的路网尽收眼底，方圆不过三五平方公里的飞仙关俨然是一个天然的“陆路交通博物馆”。

真可谓：一眼看尽古今交通，一地穿越东西南北。

甘溪坡：二郎山下的“背夫村”

“左走始阳二十里，天全四十五里”，便到了天全县城。天全之名，始于元代。据《天全州志》载：境内有天全山，且自来多雨……故名天全。

元时置碛门安抚司，明洪武六年（1373年）置天全六番招讨司，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“改土归流”置天全州，属雅州

府。作为当年茶叶进藏的重要路线，这里还有一个清代官方储藏边茶的“边茶仓库”遗址。

“边茶仓库”位于始阳镇新中村，始建于清康熙年间，由乡绅高炳举修建。高家在清初经营茶叶生意，开有“长丰”“恒顺”“泰顺”“清顺”等茶店，由于经营不善，到清晚期被政府收购，改为官方“茶仓”。

天全县城西的唐代禁门关遗址，更是天全茶马互市的历史见证。北宋时，在碛门（即今日禁门关）曾设茶马互市。直到清乾隆之后，由“茶马互市”改为“边茶贸易”，茶马古道逐渐热闹起来，禁门关也就自然成为边茶交易的交通要道，乃当年背夫背茶进藏的必经之路。

悠长的青石板路，满载记忆的“拐子窝”，逝去繁华的民居商铺……天全县小河镇红星村甘溪坡，青山碧水环绕着僻静而古老的古道印记，安然静怡，时光仿佛“停摆”，只是少了过往的背夫。

甘溪坡古村坐落G318线旁的半山腰，距天全县城仅4公里，有保存较完整的清末传统川西民居村落群，是背夫西出禁门关的第一驿站。

过去，这里的人大多都背过茶包子到康定，有“背夫文化发祥地”之称。甘溪坡古村现有27户农家住户，村里保留着一条约2公里长的茶马古道，沿途设有陈列馆、茶炕、《古道背夫铭》纪念碑、干溪古井、清末川西民居等景点。

古道长街上，背夫们当年背茶歇脚时，用拐子杆下的拐子窝、走夜路的灯杆窝子仍清晰可见。当年的背夫大多已经离世，只是家中还保留着当年用过的拐子窝、拐子、油灯、草鞋等工具，以及当年开茶馆、旅馆遗留下的古老桌椅。

李攀祥一直生活在甘溪坡。他是当年的老背夫。他曾讲述过当年的情景：

“1932年我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。房子没有大的变动，只是换了一面墙。以前门口的这条路是老路，背茶都是从前面的街上过。以前叫甘溪坡，现在叫红星村，从雅安、天全背茶过来，有些人会在这里住店，曾经开过的几家小旅店，生意很红火。这里家家户户都有人背过茶，我爷爷、父亲、哥哥也都背过。因为一年种的庄稼不够吃，农村挣不到钱，只有背茶挣点钱，买粮食补贴家用。”

“每年把玉米种下去，男的就去背茶，女的在家做家务。不背茶的时候管理茶园，另外还可以烧煤炭、打笋子等。背茶要到天全城里的茶店，先把茶包子领出来，茶号有专门发背子茶的，领出茶包背回家再慢慢捆，还要准备路上吃的口粮。第二天出门后，一直要背到康定交了茶叶才能返回。在康定有分号负责收茶，收到茶就在康定卖，卖给茶商或者附近的牧民。”

